



捕鼠記

□汪萬英

自懂事以來，我對老鼠就深惡痛絕。除了它賊眉鼠眼丑陋的外表，難聽的吱吱叫聲，肆無忌憚地東奔西跑，隨處拉屎拉尿臭氣熏天，尖牙利齒啃壞東西，更是源於對它的恐懼。

小時候聽大人們講，老鼠是個不祥之物，如果你的衣物被它咬過，你就會生病；老鼠會傳播鼠疫，如果你的身體被它咬了一口，你就可能得鼠疫乃至於死亡。有一次媽媽睡覺時不幸被老鼠咬到腳趾頭，驚恐中她真的害了一場大病，四處求醫問藥幾個月才治好，於是對老鼠更加恐懼。

為了對抗老鼠，家裡養了一隻大麻貓，它是捕鼠能手，有時還捉了老鼠把它弄個半死，欲擒故縱地教自己的孩子們學習捕鼠技巧，從此家裡才得安寧。

我結婚成家後，家裡的老鼠更加放肆，特別是我先生出差不在家的日子。那時我們蜗居在三十多平方米的陋室裡，老鼠肆意地在牆壁裸露的電線上“雜耍”：或單只或三五成群，或拖家帶口，要麼一溜煙跑過去又一溜煙跑回來賽跑，要麼單腳或雙腳掛在電線上蕩秋千，眼睛看著我吱吱叫著彷彿向我示威，吓得我扯過被單蒙住頭。

先生回來後，在陰暗角落都放了老鼠夾。有一次幼小的侄兒把手伸到床底下撿玩具，忽然“媽呀”一聲大哭起來，原來他被老鼠夾夾住了手掌，我們心疼極了。害怕老鼠夾傷到孩子，從此棄了老鼠夾，先生只得晚上半夜起來“關門打鼠”。

後來搬過幾次家，樓層越來越高，老鼠不畏樓高艱險尾隨而來。那時家裡也養過貓，奇怪的是貓竟然和老鼠和平共處，井水不犯河水。特別是搬到學校居住後，先生又一次調到縣城工作，我成了留守老人。狡猾的老鼠似乎消息靈通，大舉搬遷到我家“安居樂業”。不僅晚上在窗簾上躡下跳，幾只老鼠還“掀開”筲箕，喊著號子一起抬走我放在桌子上的一塊腌肉，甚至大白天在我面前招搖過市。浴室頂棚、鞋櫃、壁櫃、洗衣機底座，它們到處安家。它們把整盒抽紙，柔軟的毛衣、毛巾、襪子，新棉絮裡的棉花，搬去“鋪床搭屋”，在我剛換洗過的沙發上留下臭氣熏天的屎尿。這些我都忍了，可惡的是它們偶爾在深夜還會來我耳朵抓刨一爪，或者從我臉上、頭上踩過去，害得我夜夜開大燈，手里拿著晾衣杆，胆戰心驚不敢睡覺。

怎麼辦？怎麼辦？朋友聽說了教我買來粘鼠板，安放在房間不同的位置。不久，這裡砰砰響，那裡吱吱叫，隨後是踢踢踏踏的掙扎聲。我不敢起床查看，趕緊扯過被子蒙住頭捂耳閉眼任其為所。

第二天醒來，我到儲物間準備從冰箱拿雞蛋煮早餐，却見地上粘鼠板上躺著一隻碩大的老鼠，它見我過去，立即睜開眼睛憤怒地看著我，吱吱亂叫掙扎了幾下就閉眼不動了。我吓壞了，趕緊退回到陽台上打算洗漱。陽台上粘鼠板上又一只大老鼠同樣瞪著眼睛看著我，吓得我臉也不敢洗，拿著教材備課本落荒而逃。

我給同事們講了粘鼠板的事，大家笑我胆小怕鼠，紛紛給我出主意：有的說直接把它亂棍打死，有的說把它扔進水桶淹死，有的說把粘鼠板卷起來扔出去……然而胆小的我這些都不敢付諸實施。

上完課後驚魂未定的我不敢回家，一位體育老師霸氣地說送我回家幫我滅鼠。待我們打開門卻惊呆了——儲物間那只碩大的老鼠啃掉了粘鼠板老鼠頭部躺過的位置已經逃之夭夭，陽台上的老鼠也不知所終，只留下殘存鼠毛的殘破粘鼠板。

之後粘鼠板在我家形同虛設，要麼是狡猾的老鼠不再踏足，要麼是粘住了我也无可奈何，任它慢慢想法逃走。

寒假結束歸來，打開房門，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粘鼠板上橫七豎八躺著一只大老鼠和兩只小老鼠僵硬的屍體，我當時不在現場不知道發生的情況，猜測可能是一只小老鼠經不住誘惑踏上粘鼠板被粘住，吱吱叫聲引來了救子心切的母親，她一個箭步跳上粘鼠板，但事與願違，不僅沒有救出自己的孩子反而被粘住动弹不得，不遠處的另一只稍大的老鼠聽見媽媽和弟弟的呼救聲也跑上去救助，結果也不幸搭上了自己的小命。那也是幾條鮮活的生命呀！而且是母子三鼠。想想，我的心隱隱作痛，不禁悲從心來，潸然淚下。隨即，我默默撤走了家裡安放的所有粘鼠板。

然而，老鼠並沒有因為我的悲憫和善意而善罷甘休。它們變本加厲地穿梭於我的房間，甚至報復似地啃壞我的物件。於是先生回來一次，就放一次老鼠夾，每次都有所獲。

意外還是發生了。一天早晨，我被陽台上淒厲的鳥叫聲驚醒。跑過去一看，一只鳥兒被老鼠夾夾住已沒了生命跡象，另一只鳥兒在旁邊焦急地走來走去淒厲地叫著，那場景，讓我眼淚嘩嘩地流。早知如此，我就叫先生不要安放老鼠夾呀，哎呀，真是腸子都悔青了。不過至今我沒想明白，陽台三角梅樹枝上我專門給鳥兒們安裝了一個食盒，盒子里有吃的，花盆里也放了吃的，它為什麼還會飛下來去啄放在陽台角落老鼠夾上的誘餌？

我們把被誤傷的鳥兒取下來，莊重地安葬在泥土里。洗淨了老鼠夾閑置一隅，不再安放誘餌了。

一天我去收拾陽台，老鼠夾上竟然有一只死耗子，吓得我心驚肉跳，此後還發生過同樣的事情。我十分納悶，都沒有誘餌了，老鼠為什麼還要往老鼠夾上撲騰，難道是為了好玩嗎？我百思不得其解。

粘鼠板不能放，老鼠夾不能安，老鼠藥不能用，猖獗的老鼠卻讓我不敢睡覺甚至徹夜難眠。我該怎麼辦啊！

一天我在《人生沒什麼不可放下》一書中讀到這樣一件事：

弘一大師（李叔同）獨居桃源山中時，山鼠扰害，晝夜不寧。室中經書、衣物，甚至寺中佛像，常被老鼠噬咬，並在佛像上落糞。

弘一大師為避此患，便翻閱古籍。書上記載飼鼠之法，云：“飼貓之飯飼鼠，則可無鼠患。”大師便以米飯飼鼠，每日兩次，每次開飯前敲鐘通知。

如此積以時日，鼠一聞鐘聲便出洞覓食，不復咬損寺中物件，亦不隨處落糞。從此以後，彼此相安無事。

有人疑問：鼠類生殖太繁，將來後患無窮。弘一大師勸慰道：“以我多年飼鼠之經驗，雖然看到它們屢生小鼠，但大半自然死亡，生存下來的不多，不足慮也。”

不知弘一大師此法是否有效，我該不該試一試？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啃西瓜咯

□張思思

“來啃西瓜咯！”
傍晚在小区外面散步，听到一声吆喝。街边一个西瓜摊闯入眼帘——它在一片喧闹热浪中显得格外安静。

老板大约三十岁，清瘦，皮肤白皙细腻，不多话，看起来甚至有些儒雅。他拿了一根塑料板凳坐在街边停着的小货车旁边，悠闲地穿着两片凉拖，摇着一把蒲扇。

我好久没有看见这种老式的蒲扇了，不由自主地走近，刚靠近他的摊位，就闻到了空气中飘来几缕花露水的味道。一瞬间，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外婆那句呼喊：

“思娃子，来啃西瓜咯！”

那时候外婆住在一个叫郁山的镇上，每次一放寒暑假，我拿了作业收两件衣服就迫不及待地往镇上跑。外婆家在一处风景很好的地方，自己修的两层楼，隔壁邻居都是些亲戚朋友。

我妈是家里的老大姐，我自然也是我们这一辈的老大。到了外婆家，几个表姐妹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溜到隔壁只大我一岁的小舅舅家去玩，他梳着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小分头，笑嘻嘻地带着我们一起去找蝌蚪，用长竹片做一个圆形的工具，缠上蜘蛛网去捕蜻蜓。最小的表妹撒娇走不动了，他就背着她，带着我们一群小跟班，在小镇中心小学旁那齐大腿深的小溪边抓螃蟹。有一次玩得太嗨，我一滑摔倒在溪水中，被湍急的溪流冲着往下游带，情急之中拼命抱住水中一块大石头，一句话都喊不出来。眼看着要抱不住了，心想完了这次要挂掉了，小舅舅看见了被冲出去的我，冲过来一把把我拎了起来……说起来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回来后没安生几天，我想啃芭谷，就出馊主意说，这几天我暗中观察，发现邻居家那片芭谷长得特别好，它们已经是成熟的芭谷，可以被我们吃了，不如我们一起去邻居家地里偷芭谷吧。

这个建议一出来，小伙伴们一呼百应，大家都很高兴。

那时候十岁出头，精力旺盛说干就干。我们观察了一下地形，要从外婆家去邻居家地里，得路过他们家大门，那大门又随时开着的。我们派出侦察兵打探得知，他们虽然开着门，但人都在堂屋里搓麻将，旁边围观的人也没有往房门外看。

于是，我们大大方方浩浩荡荡地列队从邻居家门前走过，到了地里开始散开成作战小队模式，开心地掰芭谷。

掰着掰着，小舅舅有点不放心，就给只有七岁多的小表弟说，你去站在他们门口放风，要是发现他们要出来，你就咳嗽一下通知我们。

小表弟很郑重地点了点头，蹑手蹑脚地溜去邻居家门口站着，偷偷观察里

面的一举一动。

不一会，他看见我们掰得那么起劲，有点着急怕没人给他掰，就站在邻居家门口大声朝我们喊：“小表叔，姐姐，你们给我多偷几根大的哟！”

被邻居抓回去后，我们排成一排被外婆拿着蒲扇打屁股，被打了还互相看一眼忍不住笑，一笑一个鼻涕泡。接着我前几天差点被冲走的事也暴露了，被外婆骂了个狗血淋头。

晚上，我自己关在大舅房间里生气，赌气不吃饭。专门挑这个房间是因为它有一扇窗户，正对着房子外面的大坝子和水泥砌的乒乓球台。那群没肝没肺的猪队友们在外边玩得可嗨了，在乒乓台上开晚会，附近邻居家包括今天偷芭谷那家的小孩们坐在下面拿手电筒晃着给她们打灯，小表弟坐在外公的摇摇椅上摇啊摇，差点没把我气死。

一会儿，外婆端了一大搪瓷盘切好的红彤彤的西瓜过来，小伙伴们一拥而上开始一人一块拿着啃。我流着口水更生气了，把窗户用力一关，生怕他们听不见动静。果然，不到三秒钟，外面就传来外婆的那声呼喊：“思娃子，来啃西瓜咯！”门一开我就冲了出去，拿着西瓜就啃，一口口水在嘴里炸开，甜甜的。外婆一边给我喷花露水，一边用蒲扇给我扇风，说给台阶就下一直是我从小优秀品格。

……

“妹儿，要称西瓜吗？”回过神，老板正摇着蒲扇看着我。

童年那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外婆也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我买了半块西瓜，让老板切成当年的形状，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突然说：“你能不能对我说，思娃子，来啃西瓜咯？”他愣了一下，随即眼神温柔地点了点头。

二十多年后，在重庆这个充满烟火气四十多摄氏度的夏天夜晚，有个人站在街边对我说：

“思娃子，来啃西瓜咯！”

（作者系重庆地质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在土墙村的秋月下

□胡中华

秋月清澈，洒在土墙村的大地上，泛起银白的光。那个名叫新作坊的院落还在吐露着古老的青瓦和土墙。佝偻的屋舍，是光阴默默地守望，烟囱里不再有袅袅炊烟，只有往事在飘荡。旧篱笆的影子，恰若水墨起伏的山峦。田埂上的野草，在晚风中摇曳，似在诉说鬼魅故事和萤火虫的时光。

纵横山野的小路，印满了追梦的足迹，而今已被荒芜的岁月和尘埃掩埋。

明月高悬，照亮了那棵孤独的老黄葛树，斑驳的树荫下，歪斜的石径和丑怪的石凳是我们曾经上学的阶梯和嬉戏的地方。纸飞机的童年和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小伙伴们却不知散落在了何处天涯。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

